



粵大記

(上冊)

[明] 郭 柔撰 袁國聲 鄧寶忠點校

廣東省出版集團

廣東人民出版社





〔明〕郭棐撰 黃國聲 鄧貴忠點校

粵大記（上冊）

嶺南文庫編輯委員會 廣東中華民族文化促進會 合編

廣東省出版集團 廣東人民出版社 · 廣州



圖書在版編目 (CIP) 數據

粵大記：全2冊/[明] 郭棐撰；黃國聲、鄧貴忠點校。—廣州：
廣東人民出版社，2014.4
(嶺南文庫)
ISBN 978-7-218-08046-8

I . ①粵… II . ①郭… ②黃… ③鄧… III . ①廣東省—地方史
IV . ①K296.5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 (2013) 第 261733 號

Yuedaji

粵大記

[明] 郭棐撰 黃國聲、鄧貴忠點校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出版人：曾 融

責任編輯：謝 尚

責任技編：周 傑 黎碧霞 易志華

裝幀設計：亦可文化

出版發行：廣東人民出版社

地 址：廣州市大沙頭四馬路 10 號（郵政編碼：510102）

電 話：(020) 83798714（總編室）

傳 真：(020) 83780199

網 址：<http://www.gdpph.com>

印 刷：恆美印務（廣州）有限公司

書 號：ISBN 978-7-218-08046-8

開 本：640mm×970mm 1/16

印 張：63.25 插 頁：5 字 數：754 千

版 次：2014 年 4 月第 1 版 201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數：1—1000 套

定 價：200.00 元（上下冊）

如發現印裝質量問題，影響閱讀，請與出版社 (020-83795749) 聯繫調換。

售書熱綫：(020) 83790604 83791487 郵 購：(020) 83781421

ISBN 978-7-218-08046-8



9 787218 080468 >

嶺南文庫顧問

(按姓氏筆劃為序)

于幼軍 朱小丹 李蘭芳 林 雄 黃 浩
黃華華 葉選平 楊資元 楊應彬 雷於藍
蔡東士 劉斯奮 盧鍾鶴 鍾陽勝

嶺南文庫編輯委員會

主 編：廣 震

岑 桑（執行）

副主編：顧作義 朱仲南 曾憲志

陳海烈（執行）

編 委：（按姓氏筆劃為序）

王桂科	卞恩才	朱仲南	杜傳貴	李夏銘
李達強	李錦全	岑 桑	何祖敏	沈展雲
金炳亮	胡守為	柏 峰	洪志軍	倪 謙
倪俊明	陳俊年	陳海烈	陳澤泓	黃天驥
黃尚立	麥英豪	廣 震	張 磊	曾 瑩
曾牧野	曾憲志	楊以凱	鄭廣寧	劉扳盛
盧子輝	盧家明	饒芃子	顧作義	

《嶺南文庫》前言

廣東一隅，史稱嶺南。嶺南文化，源遠流長。採中原之精粹，納四海之新風，融匯昇華，自成宗系，在中華大文化之林獨樹一幟。千百年來，為華夏文明的歷史長卷增添了絢麗多彩、凝重深厚的篇章。

進入十九世紀的南粵，以其得天獨厚的地理環境和人文環境，成為近代中國民族資本的搖籃和資產階級維新思想的啟蒙之地，繼而成為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和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的策源地和根據地。整個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廣東人民在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殘酷鬥爭中前仆後繼，可歌可泣，用鮮血寫下了無數彪炳千秋的史詩。業績煌煌，理當鐫刻青史、流芳久遠。

新中國成立以來，廣東人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摧枯拉朽，奮發圖強，在社會主義物質文明建設和精神文明建設中卓有建樹。當中國社會跨進二十世紀八十年代這一全新的歷史階段，廣東作為國家改革開放先行一步的試驗省區，被置於中國現代化經濟建設發展的前沿，沿改革、開放、探索之路突飛猛進；歷十年艱辛，轟轟烈烈，創造了中國經濟發展史上的空前偉績。嶺南大地，勃勃生機，繁花錦簇，碩果累累。

際此歷史嬗變的偉大時代，中國人民尤其是廣東人民，有必要進一步認識嶺南、研究嶺南，回顧嶺南的風雲

變幻，探尋嶺南的歷史走向，從而更有利於建設嶺南。我們編輯出版《嶺南文庫》的目的，就在於予學人以展示其研究成果之園地，並幫助廣大讀者系統地瞭解嶺南的歷史文化，認識其過去和現在，從而激發愛國愛鄉的熱情，增強民族自信心與自豪感；高瞻遠矚，繼往開來。

《嶺南文庫》涵蓋有關嶺南（廣東以及與廣東在歷史上、地理上有密切關係的一些嶺南地域）的人文學科和自然學科，包括歷史政治、經濟發展、社會文化、自然資源和人物傳記等方面。並從歷代有關嶺南之名著中選擇若干為讀者所需的典籍，編校注釋，選粹重印。個別有重要參考價值的譯著，亦在選輯之列。

《嶺南文庫》書目為三百五十種左右，計劃在五至七年内將主要門類的重點書目基本出齊，以後陸續補充，使之逐漸成為一套較為齊全的地域性百科文庫，並作為一份有價值的文化積累，在祖國文化寶庫中佔一席之地。

嶺南文庫編輯委員會
一九九一年元旦

粵大記卷之三

嶺南郭棐篤周甫編

事紀類

廖永忠平粵

太祖高皇帝洪武元年春二月癸卯遣征南將軍廖
永忠等取廣東勅諭之曰王者之師順天應人所以
除暴亂解倒懸以慰民望朕昔平定武昌荆湘諸郡
皆望風欵附常過春克贛州南安嶺南數郡色相繼
未歸此無心師之以報。一報故也今兩廣之狀

《粵大記》明萬曆年間刻本，清道光年間曾釗舊藏，後歸民國著名藏書家徐信符南州書樓，今藏中山大學圖書館。

前　　言

明代廣東有兩位方志學家，同負盛名，一為黃佐，一為郭棐。二人各致力於地方志纂修，著述甚富，後先輝映。黃佐首創《廣東通志》七十卷，體裁淵雅，兼具識見。郭棐繼之，成《廣東通志》七十二卷，內容較黃志豐富，體例更臻合理。其另一著作《粵大記》三十二卷，在纂述廣東的歷史與地理中，別開體例，較專注於當世之務，饒有特色，受到後世編志者的重視。

—

郭棐（1529—1605）字篤周，號夢菊，廣東番禺縣人^[1]。郭大治子。弱冠，師事湛若水，與聞心性之學。嘉靖四十一年成進士。初授戶部主事，尋改禮部。會武宗即位，次日傳封七夫人。御札出，棐力爭，納還，曰：“方今先帝廟號未尊，中宮母儀未正，而遽有此舉，何以示天下？”事遂得寢。輔臣高拱以專擅為時指摘，間語棐曰：“人言相度可操舟，如太橫何？”棐應聲曰：“倘其橫不能容，更願相公廓度。”拱滋不悅。棐遂以祖母年耄，請歸養，因疏陳十事：如設史局官，錄於謙之後，進薛瑄、陳獻章從祀孔廟。皆獲採納。而棐以屢忤當路，出為夔州知府。至則務課農養土為根本計，興建書院，選俊秀之士入讀，躬教之。後晉任湖廣屯田副使，攝蘄州道。萬

粵大記

曆五年，改任四川提學。時首輔張居正方推行汰土法，棐獨不肯執行，不沙汰生員，不裁抑正貢，不拆毀書院，不變賣學田。以是得罪去官。萬曆十一年抵京，將補銓，時相國申時行、余有丁皆棐進士同年，雅欲推轂。而棐每與申、余相見，輒進規諷，由是失二相意，僅除廣西合江副使。旋陞湖北參政，轉任山東憲使。未幾，陞雲南右布政使，攝行掌事。時滇人方苦於師旅、貢金之困，棐與平丁苴，戢緬寇，疏請罷增金二千兩以救疲民，爲內閣所抑，不得奏上。萬曆二十三年大計，被人讒毀，棐遂乞休致。詔晉光祿寺正卿致仕。南歸廣州，閉門著述，暇又與王學曾、陳堂、姚光泮、陳履、鄧於蕃、袁昌祚、楊瑞雲、黃鑒、陳大猷、金節、郭槃等十六人結浮丘詩社，以續南園之緒。計優游林下凡十年卒。郭棐爲人忠孝，外柔內剛，立身處事不爲榮辱生死所動。性不喜聲色，惟務講學讀書，雖寒暑不暫輟。在官則方謹清廉，多有惠政。及致仕歸鄉，恒關心桑梓利弊，陳議於當道以興革之。生平著述甚富，計有《廣東通志》、《粵大記》、《四川通志》、《右江大志》、《夔州府志》、《夔州記》、《賓州志》、《嶺海名勝記》、《夢菊全集》、《炎徼瑣言》、《酉陽正俎》、《名公玉屑錄》、《蘭省稿》等。其中以方志著作爲多，用力亦最勤，煌煌巨帙，瘁畢生精力其中，毅力如斯，尤爲可佩。清代阮元修《廣東通志》，採用郭棐的《廣東通志》和《粵大記》者不少，足徵其著述之受到重視。

二

《粵大記》的編纂，郭棐很早就已着手，其自序中說：“余家粵白大夫素有志於百粵典故，爰以命棐。向來浮游齊、楚、蜀、僰間，未展初心。頃得丐休南還，訂盟泉石，思以酬先大

前　　言

夫未了之志，乃取黃、戴二氏《通志》參訂之；旁搜瓊臺、白沙、甘泉、渭崖、西樵、東所、青蘿、白山諸集凡數十百家，標其所可書，補其所未備，各類分爲三十二卷。”袁昌祚《粵大記序》則云：“郭勛卿語余云：‘異時新城先大夫嘗志茲事，謂《通志》作於官詹黃太史有年矣，欲補近事而緒正其浮濫，因詮次留笥中，間以草示蜀諸生。’”可見他在萬曆初年已經着手編纂，萬曆十年任四川提學時已有部分草稿，及至休居故里，始得專心編訂而底於成。其間網羅參伍諸多文獻，釐正黃志的訛誤，增添新的內容。一書之成，歷時至十六七年之久，孜孜不倦，亦可見郭棐的志尚了。

《粵大記》雖述一省之歷史、地理，但不以通志的面目出現，故略去職官、公署、學校、壇廟、藝文等等內容，而着重於人物列傳、社會狀況、民生、邊防等的記述。蓋郭棐曾濡染理學，一生砥身礪行，操持方正；又歷任地方官，洞悉當時政治得失、社會弊病以及民生疾苦。因此，在編纂本書時，他特別注意遵循兩個原則：一是褒揚美德善行，以導揚風氣，激勸風俗，主要體現在人物列傳方面；一是着眼廣東歷史發展中的得失，尤其關注當世之務，以期引起世人的重視與鑒戒，體現在政事類的纂述中。由於郭氏此種見解而形成本書的特色，可從下面列舉的內容表現出來：

一、《事紀類》，這相當於一般通志的“事紀”部分，郭棐有意避免流水帳式的記述，而將廣東的漫長歷史摘要分成十件大事，採用紀事本末體來編寫。從《武周開粵》直至《海島澄波》，叙事止於萬曆初年。每事本末畢具，序次分明。很明顯，郭棐是想藉此闡述廣東歷史發展的大要過程，從中顯示治亂興廢的經驗，起到以史爲鑒的作用。當然，其中表現的一些觀點如視黃巢、黃蕭養爲亂賊等，則是不正確的。

二、《人物類》，此類又分爲《宦跡》、《獻徵》兩部分，再

按人物的特點及成就分爲《性學淵源》、《理學正傳》、《清白流風》、《精忠大節》、《文學經綸》等十九小類。把人物分類歸納，標舉其懿行德業而免羅列紛紜，其激揚風氣，矜式前賢的用意，至爲明顯。他又廣爲鈎稽文獻，網羅遺逸，爲許多前人方志未有收入的人物立傳，乃至善德美行君子，岩穴幽棲之士，均所不遺。故本書所收人物，遠較黃佐《廣東通志》、歐大任《百越先賢志》爲多。而卷六《陳選傳》中附載黜吏張繫的豪傑之行及其爲陳選訟冤一疏，清楚表明郭棐爲人物立傳的原則。他認爲張繫雖屬下吏而行止可嘉，“《通志》不列其名，不紀其事，何以示勸”，故表而出之。

三、《政事類》，此類中包括有《嶺海武功》、《兵職》、《軍制》、《軍器》、《弓兵》、《水利》、《珠池》、《屯田》、《鹽法》、《廣東沿海圖》等。明代自嘉靖中期起，沿海各省即備受倭寇侵擾，爲患連綿。廣東除倭患外，還兼受海盜豪強之困，以致邊防不寧，百姓困苦，社會動蕩，民生凋蔽。及俞大猷督兵廣東，始平倭患而固海防。本書海防、兵職、輿圖等部分，正是針對當前的嚴峻現實，指陳得失，冀引起當事者及世人的重視，而資後人以借鑒的。屯田、鹽法、珠池等類關係國計民生，而弊竇滋多，積重難返，爲患無窮。本書歷叙積弊所由，民生所苦，亦是關注世務，期在鑒戒。書末所附的《廣東沿海圖》尤具特色和價值，備受稱許。其最可取者爲圖中所標地名多而詳細，並間附說明，如某處港口“可容巨舟”，某處港口“外淺內深，出入甚難”等等。於商旅舟航、漁船碇泊、邊防軍事，均裨實用。而近代考史，尤多資借，饒宗頤先生認爲“尤爲考證清以前港九地理之無上資料”^[2]，林天蔚先生亦譽爲“是研究香港最早期的最珍貴的資料”。^[3]

本書的編纂宗旨，既如上述，但並非沒有非議者。後人有謂其“詳於大政而小者多遺，或詳於當代而古事未考”。^[4]當

然，從地方志編纂的角度言，此一批評亦未嘗不合，但這恰恰是《粵大記》的優越之處，也是其特色之處。蓋以一省之記而非通志之本書，其詳於今而略於古，舉大事而遺細碎，側重現實，剖辨得失，對於當事者如何修明政治、關注民生等務，實堪借箸。作者用意良深，蓋不徒以備地方徵獻已也。

《粵大記》曾受到後代編志者的重視，清代阮元修《廣東通志》，負責分纂的學者曾釗多方訪求此書以助編纂，認為“足為吾粵獻徵”^[5]，並大量引用，特別是黃志所未收入的人物，均賴《粵大記》所載得以補充。據統計，阮志引用《粵大記》列傳的共達一百九十人之多。^[6]不過，我們在校點本書的過程中，除了欣賞其優點外，還常常為一個現象所困惑，即每有令人費解的錯誤出現。例如卷二十四《李文儒傳》是全抄用黃志的，黃志中有一段記述文儒為嶺南節度使孔戣記室，時韓愈被貶為潮州刺史，文儒請於孔戣優禮之，每月給送使錢。韓愈謝不肯受。所據為韓愈的《潮州謝孔大夫狀》，事實確鑿無疑。而《粵大記》則改“韓愈謝不肯受”作“文儒謝不受”，遂致事實不符，情理大悖。卷十三《陸展傳》云：“宗室臨川王義慶都督江州，招聚文學之士，遠近畢至。太尉袁淑文冠當時，請為衛軍諮議參軍，而展及東海何長瑜、鮑照等並擅辭華，引為佐史。展尤老成，凡有著作，發所見聞，上泝秦漢，下逮晉宋。與義慶作為《世說新語》，褒貶規諷，簡約玄淡，人喜傳之。後以韻語嘲笑，其文流行。義慶大怒，白文帝除廣州增城令。”傳文明顯取材於《宋書·謝靈運傳》。但是，《世說新語》之編纂，陸展實無參與，文獻亦未有載，不知郭氏何所據而言。至於以韻語嘲笑同儕，致貶增城令者，則為何長瑜，具見謝傳中。疏誤如此，疑莫能明。其餘如卷七《蘇緘傳》、卷二十二《金誠傳》、卷二十四《古成之傳》皆襲用黃志舊文而輕加改削，反使文意澀晦，叙事亦欠暢明。卷十《蕭倣

傳》取材於《舊唐書》蕭傳，其中一句為“倣敕諸子繕補殘書”，《粵大記》刪去“補”字。作“繕殘書”，一字之差，事遂徑庭。凡此節錄失當，裁削失宜，循至事實相違，意義牴牾者，所在多有。棐積十餘年之功，網羅文獻，釐正前志之失，以成本書，乃竟有如此紕繆，殊難索解。豈因年邁精衰，急於求成而致此疏誤？此則不免為全書之瑕。

對於郭棐的襲用黃志而又刻意刪改，黃佐的裔孫、清人黃大幹曾表示過意見：“逮明戴璟創為《廣東通志初稿》，先文裕公踵成全書。郭勛卿謂是書洵宏博之鴻裁而裨乘之駿藝也。郭復嚴於筆削，又創為《粵大記》，以補通志之所不及者。”^[7]細味其言，對郭氏之芟削欠允，似有微辭。

三

《粵大記》三十二卷，現殘存二十七卷，缺卷一、二、三十、三十一、三十二共五卷。為國內僅存孤本。此本原為清道光時文獻學者曾釗的面城樓舊藏，後歸徐信符南州書樓，現為中山大學圖書館珍藏（以下簡稱中大本）。此書《中國地方志綜錄》未有著錄，蓋不彰於世已久。國外亦只孤存一部，為日本內閣文庫所藏（以下簡稱內閣本）。但這亦非足本，缺卷一、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共四卷。國內外兩本所缺參差，正可互補有無，惟卷一仍無着落。幸清道光《廣東通志》的分纂鄧淳在編志之餘，摭拾文獻以成《嶺南叢述》一書，其中收錄有《粵大記》卷一的部分內容，即秦漢時期廣東設置郡縣的情況。今據以補入為卷一。不過，郭棐在《自序》中概括此卷內容為“粵山標英，粵海鍾靈。秦漢郡縣，爰有釋名。作紀勝釋名第一”。則此卷應包含有敘述廣東山川形勝和郡縣設置兩個部分。^[8]現在雖已補入後者，而前者的有關文字迄未找到，惟有

歸於闕如了。

關於本書的刊成時間，過去雖有成說而不可從。饒宗頤先生定為成於萬曆年間，僅泛指而無確定年分。^[9]林天蔚先生定為刻於萬曆二十一至二十四年間，所據有二：（1）《粵大記》郭棐自序；（2）《嶺海名勝記》王學曾萬曆二十四年所作序：“余同鄉夢菊郭公……業已刻《粵大記》三十二卷傳於世矣。”^[10]但實際情形恐非如此，試舉書中的若干例子為證：

一、卷五《科第》載有明代歷科廣東進士名錄，所錄科第直至萬曆二十六年戊戌科趙秉忠榜而止。

二、卷二十三《海防》載有萬曆二十五年十月，兩廣總督陳大科會同廣西巡撫戴燿關於區處安南黎氏的題本。

三、卷十八《陳萬言傳》云：“年十一，以奇童稱，入為邑庠弟子。垂二十年，領壬子（嘉靖三十一年）鄉薦……卒年七十有五。”則萬言中舉時約三十歲，下推其卒年當在萬曆二十五年。郭棐是萬言友人，為之作傳應在萬曆二十五年以後。

據此，《粵大記》刊成於萬曆二十四年之說無法成立，二十一年則更無論矣。而確實的刊刻時間，當在萬曆二十六年左右。至於王學曾《嶺海名勝記序》的說法，極可能是一時誤記而已。

通過校勘，我們發現中大本是初刻本，內閣本是在初刻的板片上作了一些增補和刪改，再行刷印的增訂本。故兩本版式、字體、行款均相同。內閣本的增訂，遍及各卷，其中顯著的例子是：卷十四《唐伯元傳》，中大本卷首目錄有唐傳之目，而正文無之。內閣本已補撰傳文，且有意控制字數，剛好補成一葉，使與下文緊相銜接，而免引起版面的更動，足見作者是經過細緻考慮來處理的。卷二十一《何功右傳》，中大本在“嘗夜歸，遇盜於途”句的次行，行首只有“群盜”二字，以下至行末均為空白。這可能是作者行文至此，尚費思量，留下

空白，以待斟酌補寫，乃至開印匆忙，未能顧及。內閣本則爲之補足文字，剛好與下文緊接。經過改訂的部分，其文字大抵較初印本爲優長。

四

本書的校理，原以中大本作底本，開展有日，始輾轉獲得內閣本影印本，遂以之參校。兩本均有錯訛，魯魚帝虎，別風淮雨，觸目多有。加以郭棐在採用史傳舊文時的裁削、節錄失宜，更增加了校理的困難。賴鄧貴忠先生擔負起大部分的校勘工作，歷時數年，鈎稽文獻，訂正失誤不少。但我們學殖未充，勉承斯事，自感力薄難勝，謬誤不免，尚祈方家教正爲幸。

校點原則，已另見《校點凡例》中，此不贅述。

當本書整理之初，適李新魁兄講學東瀛，曾承攝得內閣本部分書影，藉供參考。數載於茲，方期共觀厥成，以酬雅意。不圖於秋間遽然委化，執筆至此，彌用傷懷。另外，書稿承李龍潛教授審閱，提出許多寶貴意見；劉翰飛先生亦多所費心。均此敬致感謝。

1997年冬 黃國聲
寫於康樂園中之參半居

注 釋

〔1〕郭棐的籍貫，諸說分歧，或以爲南海，或以爲番禺，莫衷一是。然《粵大記》卷五《科第》、郭纂《廣東通志》自序均自稱番禺人。康熙《南海縣志》則以爲南海人。或謂“番禺與南海同城而治，容易混淆，致生兩說”。則恐未安。蓋明代戶籍管理極嚴，豈容混淆。而人與籍異地的現象，則在仕宦中常有。故《明進士題名碑錄》嘉靖壬戌科郭棐名下

前　　言

注云：“廣東廣州府南海縣軍籍。”羅元煥《粵臺徵雅錄》陳仲鴻注云：“棐，本籍南海，先世家於番禺。”金菁茅輯《浴日亭次韻詩》於郭大治、郭棐父子併注云：“廣東南海籍番禺人。”觀此，則紛紜衆說，於焉可定。

〔2〕〔9〕饒宗頤《港九前代考古雜錄》，載《饒宗頤史學論著選》。

〔3〕〔6〕〔10〕林天蔚《廣東方志學家郭棐及其著作考》，載《漢學研究》第三卷第二期。

〔4〕〔5〕曾釗《嶺南叢述跋》。

〔7〕黃大幹《粵小記序》。

〔8〕楊寶霖《粵大記佚文續輯》，載《羊城今古》1988年第5期。

校點凡例

一、以中山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為底本，簡稱中大本。以日本內閣文庫藏本為對校本，簡稱內閣本。本書有採用《明史》及其以前的正史、方志等史實的，各以有關史籍參校。

二、底本及對校本有直接引用正史、方志文字，或照錄，或剪裁成文。其與原書文異意同者，不予校改。引錄有誤，引文事屬關鍵者，予以改正並出校記。

三、底本疑有誤，但訂正尚欠根據者，一仍其舊，僅出校記說明。

四、義可兩通，難定孰是而有參考價值的異文，出校記說明。

五、底本顯屬筆誤者，如己巳巳、戌戌、千干之類，逕予改正，不出校記。異體字、俗體字、古體字統據四川辭書出版社、湖北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九年出版《漢語大字典》（縮印本）改為通用繁體字。

六、避諱字一律回改，不出校記。

七、對校本略有刪改、增刪文字，其中如而、矣、乎等虛字或換用意義近同的另一字，意取乎藻飾，而文義無大殊異者，逕予改補，不逐一出校記。

八、增補文字，以〔〕號標示。

九、底本偶有缺葉，只能據對校本或有關文獻補入。所補的既為大段文字，用【】標示，以便區別。